



亞洲球隊崛起對我們的啟示

本屆卡塔爾世界盃64場賽事，至今已經餘下8場賽事就知冠軍寶座誰屬，現時的8強賽事組別，不知又是否與大家賽前所預計的差不多呢？今屆世界盃亞洲區共有6隊進入決賽周，而能殺入16強淘汰賽的則有3隊，分別為日本、韓國及澳洲，是歷屆以來最多隊數的一次，雖然進入16強後全遭淘汰，但這是否意味着亞洲足球已經開始漸入佳境，能漸漸與歐洲強豪一拼天下呢？

小組賽亞洲區6支球隊共贏7場，共攻入19球，此兩個數字均也創了亞洲區新紀錄，在日本打敗世界級勁旅德國、西班牙，葡萄牙亦輸給韓國，阿根廷也敗於沙特阿拉伯等所謂眾多「爆冷」賽果，可看出現今世界足球水平各洲相距比以前大為接近，沒有一隊有必勝的把握，這可使足球更令人着迷，因為不到最後也不知道哪一隊。

亞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但亞洲足球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一直都差強人意，雖然亞洲各國也有他們自己一套的足球發展計劃，但大部分都未如理想：中東國家多以招兵買馬方式邀請入籍外援以加強隊伍兵力為主、中國則好像未找到發展方向，唯有日本、韓國有著穩定的球員培訓體系，並積極派出自家球員到歐洲參與各項聯賽，他們在這次世界盃的成績也可以印證出外比賽是成功

的培訓策略，憑着本屆亮眼表現被譽為「本屆最出色亞洲球隊」的日本隊的26名球員中，有21名是在國外參賽的，是亞洲隊伍中最多「留洋」球員的一隊，而其中更多達8名隊員是在德國聯賽中效力，難怪能贏得德國隊及西班牙隊，因為習慣歐洲足球的比賽方式也是致勝關鍵：曾經與一位香港青年球員傾談，他表示香港球員一去到歐洲比賽，就十分吃力，不論在體能上，還是在「爭波」的衝撞上，都比較吃虧，與在香港比賽十分不一樣，他們遠遠不及歐洲的對手們「硬淨」；歐洲不論大大小小球隊都經常進行如斯比賽，而香港隊伍在本地則幾個星期也未必有場硬仗，香港比賽壓迫性不夠強，也難怪水準一直難以有所突破。反觀日本有451名球員在歐洲訓練及比賽，其中在德國各級聯賽中效力的日本球員高達250名，也就是說，參加世界盃的各國球員為數不少都在歐洲英法德意西荷七大頂級聯賽及次一級聯賽中效力，以戰養戰，實戰就是最好的訓練，這也是本屆亞洲球隊與歐洲球隊實力拉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實除足球外，香港其他體育項目成績較好的運動員大部分也在高水平地方訓練及實戰過，此後再交出亮眼成績，如果希望我們香港足球有一天能參與世界盃決賽周，相信一定要有更長遠的培訓計劃才有機會實現。



中年好聲音

無意間看到，電視台有個節目叫《中年好聲音》，本來不怎麼熱衷看這類歌唱比賽節目，但看了兩集，竟然把我留住，除了高手在民間，評判和歌手分享人生跌宕，都有一定的感染力。

人到中年萬事憂，憂是責任，也是擔當。半百人生，告別了青春，既要贍養父母，又要培育兒女，還有自己的事業發展、健康皆不可預知，而世界格局和社會大環境，牽連生活安定和財富積累，都不能隨心所欲，重載之舟，過載之時，折騰不起，令人堪憂。可是，人到中年，誰都擺脫不了這種困惑和忙碌。

中年人還能有閒情、有興致參加歌唱比賽？先看看參加者都是些什麼人，自由職業人士、創業失敗者、傷殘病患、街頭藝人、音樂工作者、教師、護理員……他們天賦一把好聲音，身上都有屢敗屢戰的故事。

有位參賽者，在內地創業月賺千萬，一個浪潮衝擊下來，破產打回原形，說自己的故事，哭成了淚人，他的歌聲充滿了滄桑；患上紅斑狼瘡的參賽者、因車禍坐着輪椅的傷殘人士，以歌聲向命運挑戰，向陪伴他們走過崎嶇的親友致意。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年少衝刺的豪情消磨殆盡，有的選擇屈服，有的選擇等待。但是，這樣一批中年人，體會了塵世間的生活百態後，心平靜了，珍惜眼前機會，敢於站上舞台，任人點評，是否值得鼓勵？

事業歷經挫敗的中年人，工作兜兜轉轉，時有惆悵，評判之一的「肥媽」，以自身的經歷鼓勵參賽者，她本來入行是唱歌的，但唱唱下歌，有人卻叫她去煮飯（做烹飪節目），「煮飯」紅過「唱歌」，所以，不要怕新挑戰，一天不離場，還是有機會的。

電視台的歌唱比賽節目，目標一直是新秀，製造偶像；中年人樣貌、身材都走了樣，即使贏得王者美譽，也成不了偶像，更不能為電視台帶來什麼利潤。《中年好聲音》或許只是一個偶發性，搞搞新意思，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王運豐與《雲歸處》

王運豐出版散文集《雲歸處》，翻開自序，只見一頁紙留白，另一頁淡淡的只寫了兩行——「2020，無所作為，亦無所可為，縱有鴻鵠之志，也無燕雀之功！庚子年，算是人生畫卷中的留白！」他在疫情期間，出版這麼一本書，怎麼算是人生畫卷中的留白呢？

王運豐看起來無論什麼事都漫不經心，一切隨意隨心而安，但為什麼幸運之神總是眷顧他呢？我們看到他成功耀眼的一面，卻不知道他在背後付出了百分之一百的努力。真的幸運之神總是眷顧他嗎？當然不是！我相信他背後發奮圖強的辛酸事，是我們看不見的。

王運豐1988年仍是一個小伙子從內地到香港，便投身傳媒行業在《快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明報》任職，後來自己創辦「流動媒體」，創建「一帶一路」資訊帶，免費為海外50個國家的110間媒體提供資訊，從傳統媒體變成新媒體，他在傳媒界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看他這30年來的人生軌跡，似在引導潮流，1988年開始，是香港傳媒黃金十年，1996年他做互聯網，參與創辦HKNet.com，又參與創辦網上行，2009年涉足新媒體，開發香港頭條日報的App，2010年在香港App Store排名第一，隨後又做起新媒體廣告；2009年，獲中國廣告業界頒發「建國



◆書法名家劉中方為王運豐新書題簽。
作者供圖

60周年新媒體領军人物獎」，2014年創辦「流動媒體」，2018年被內地公司收購。那一年他已完成了海外媒體資源整合，為國家外宣工作開闢了一個便利的平台。

從報紙媒體到電子媒體再轉戰保險業界創辦卓越巔峰團隊，參與大灣區的金融業發展。創辦香港教育文化集團，為內地的學子提供來港讀書的機會，又成立教育慈善基金，為偏遠地區的孩子提供學額及獎學金。

王運豐縱然走過千山萬水，卻從來沒有放下他的一支筆，他自小熱愛文學，喜歡寫作，已出版4本書：《被繁華湮沒的小城》、《沙漠中的優曇婆羅花》、《詩畫和鳴》、即將出版的《雲歸處·運豐隨筆》。這位被稱為走在路上的作家，寫文章不在書桌前，都是在走路、等車、坐巴士、乘飛機時，只要靈感一來，立即下筆成文，而他的辦公桌只是用來寫計劃書、演講PPT等。

王運豐對一花一草皆有細微的觀察，豐富的情感，多情善感的筆觸，完全看不出一篇篇的抒情散文，來自天津的北方男兒之手。

王運豐即將付梓的《雲歸處》一書中第八頁有詩——

「一幅藍天卷，白雲任展舒，雲起不知處，行行留不住，我亦隨雲去，煙雨千百度，飄過萬重山，渺渺望青樹，願雲留此卷，一朵留常駐。」

王運豐無論做哪一行，就像哪一行，並做到傑出巔峰。可以說，他就是獅子山下的奮鬥故事之一。



期待太空「建二代」

「上世紀勤奮的中國人都老了」，《華爾街日報》有篇文章如是說。意思是指出上世紀某段日子中國下鄉的知青，全都是刻苦耐勞勤奮的一代，當時中國還是交通工具局限於殘舊火車行駛碎石鐵路，可是憑着那一代無私獻出青春和毅力，幾十年來，不論晴天雨天，孜孜不倦，以3倍歐洲工人的勞動時間，終於建設成今日橫貫全國的高速公路，同時令最骯髒落後的鄉村煥然一新變成農貿市場，也在印度人躺平的歲月，以及美國人自我迷戀充當世界警察權威夢魘期間，中國已一聲不響堅持發展她「硬道理」的路向，不止交通迅速發達至全國鋪滿高速鐵路，還不斷擴大飛機場和不斷增加飛行航線，而飛機場和火車站又是那麼現代化，在經濟方面，雨後春筍般多不勝數美輪美奐現代化的大中小城市，經濟總量亦升越至世界第二位。

《華爾街日報》文章最後好奇地問：「中國還有那麼勤奮的人嗎？」潛台词大概認為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那一輩老了，也疲倦了，前人種果後人收，繼續耕耘的



◆從一篇文章說起。作者供圖



百家廊

在農村老家那邊，溫鍋是個事，且挺流行。誰家蓋了新房，誰家喬遷新居，都少不了得溫溫鍋。通俗理解，溫鍋就是到搬了新居的人家裏坐坐，於主人家是慶祝、慶賀，於親戚朋友們，則是盡早熟悉熟悉，認認家門。

我知道溫鍋這個事，但並不覺得是種必須。隨着大兒子年齡漸大，小兒子入了幼兒園，加之父母偶爾會來我家，在鎮上的那處宅院就顯得小了。不得已，又在附近小區買了套樓房，三室兩廳，暫時夠住。裝修完，查了個日子搬上樓。才剛搬到樓上住，單位裏幾個比較要好的同事就打聽溫鍋的事。我告訴他們，這只是個小事情，沒必要啊！不過，人家想着了，看重的是兄弟們間的感情，咱也不能拒絕。

幾個同事商量着，還沒定好去我家溫鍋的時間，新冠疫情防控行勢卻又突變。請戰書已遞交大半年了，這次正好抽調我去隔離點值班。到隔離點，一待就是三周。三周時間，整天在那3層樓的空間裏忙活，與外界像是斷絕了，少有聯繫。

隔離後第一天上班，大概上午9點多，糾紛辦主任郭富坤（郭哥）來電話，他說與幾個要好的兄弟商量多次了，晚上去我家坐坐。盛情難卻，我便答應下來。中午遇上分管前勤科室的業務院長于輝，他說晚上去我家玩，我也應承下來。主動找我提溫鍋這事的，人家心裏一直惦記着呢，不能總是推辭。原本想着，幾個玩得熟的哥們兒，聚聚就聚聚吧，反正平時也經常一起喝酒聊天。沒想到，上班第一天下午，科裏的同事白雪也提出去我家溫鍋，非拿錢讓我收下，推讓了半天，我沒有收。她需要花錢的地方比較多，工資幾乎不夠用，我不想讓她多花錢。而且，溫鍋本就不是什麼大事，就堅決拒絕了。不過，晚上的場，是沒法再拒絕的。都反覆提過多次了，真不可能拒絕。

晚上，郭哥、于院長、黨建辦主任神芳柱（神哥）、辦公室主任高慧還有同小區的大爺一起過來。提來的酸奶和山楂飲料，是

溫鍋

小兒子的大愛。客人還沒坐下呢，他就把箱子開了。小傢伙倒是大方，儼然小主人似的，叔叔、阿姨、大爺、爺爺地叫，人手送了一瓶。熙順3歲8個月多點，一貫調皮好動，但嘴也甜。大家把他當成了笑點，逗他玩。郭哥告訴我，本來後勤庫主任李月光和安全辦主任齊宜夢也來的，他倆當天不在醫院，沒法到場，不過禮金已讓他捎來了。

聊了幾句，一杯茶還沒喝完呢，便商量找地方吃飯。我早就在電話中提及想去迎瑞飯店的，那邊的菜比較新鮮，味道也不錯。哥幾個都不願意去，主要嫌那邊比較貴，非就近找一家。我買房子這處小區，離國道近，卻算是小鎮的邊緣了。近處只有兩家飯店，一家以兔肉吸引人，一家是羊湯館。那處羊湯據說比較實惠，就是在一處露天搭建起的塑料棚裏經營的。他們都說那邊味道挺好的，非去那裏不可。

那處羊湯館我去過兩次，味道還可以，只不過連個單間都沒有，並不適合宴請賓客。讓郭哥他們點菜，然後我又添了兩個，想繼續添被拉開了。他們說菜夠多了，不讓再加。

應該是考慮到我目前的經濟狀況，他們點的菜多是素菜。我後來加的那兩道菜，還有羊湯，都被高主任給退掉了。兩杯酒下肚，見不再上菜，我才又過去加上。羊蹄、炒羊雜、剔骨肉，這三道菜是我點的，其餘幾乎沒有肉。雖然是晚飯，也太過於清淡了。至於酒，那家店裏沒啥好酒，都是二三十元一瓶的。平時吃飯的人多，也許就是因為實惠，我沒想到店裏連一兩種好酒都沒有。沒提前準備酒帶過去，絕對是個大失誤。

酒席間，又有熟人過來吃飯，彼此換桌敬了次酒，我就喝大了。要的全羊湯，最終上沒上桌，怎麼回的家，一概空白。後來問了神主任，才知道全羊湯沒上桌，換了雞蛋羊湯。這種湯，是在不放或少放肉的羊湯裏面，打入雞蛋做的湯，嚴格說起來，還是雞蛋湯。這種湯味道雖不錯，卻算不得羊湯。

當然，也就是雞蛋湯的價格。受疫情影響，工資就那麼點，又剛買了新

房，手頭確實不寬裕。經濟狀況欠佳，也瞞不了一起上班的兄弟姐妹。不過，這不該成為隨便找地方喝一口的理由。他們想的，我當然清楚，心存感激，不過這樣實屬怠慢了，於情於理都不妥。

基層醫院，按分工，現在是有前勤和公衛之說的。我們科，屬於公衛。我們醫院的公共衛生科，十幾個兄弟姐妹，算是個小集體。公衛科的兄弟們，也多次提及到我家聚聚。還有老家那邊的父老鄉親。村裏很多平時不走動的，也在打聽。他們多次問我父母，啥時候搬新家，啥時候溫鍋，很多人都問了不止兩遍三遍了。告不告訴他們，挺糾結。

農村老家，鄉親們問溫鍋的事，無非就是來看病或查體時，我大事小事的幫過忙。或者買了些補品去病房探視過他們，或者我回家時順便給捎過幾次藥啥的。鄉親們覺得歉意，想通過這方面的走動，多少表達下心意。文化人說「禮尚往來」，老家那邊叫「走動走動」，意思都一樣。禮儀之邦，崇尚仁義禮智信無可厚非，只是不能攀比，不能過重。「君子之交淡如水」，「走動」是前提，否則就談不上「交」。只不過，是那種彼此都輕鬆的「禮尚往來」罷了！閒下來時，幾個小菜，一壺小酒，相談甚歡，多好！

有些習俗，不能用是否法定或合理來判斷，代代相傳的，該遵守還須遵守。溫鍋，得有時間吧？得聚聚吧？得走動走動吧？但大家都這樣。搬到新家快一個月了，我告訴父親，真不行就給那些打聽這事的人說吧！畢竟，這事早晚得辦個場，恐怕只辦一個場還不行。次日下午，小叔打電話核實這事。他已通知我幾個姑姑家了，還說他也到場。

兩天後，表姐家的閨女出嫁，我回了趟老家，去喝喜酒。提到溫鍋，盤算得預定多少酒席時，母親說小叔、嬸子和我那剛3個月大的弟弟都會到場，都想去我家坐坐，故得往多處準備些，免得到時犯愁。溫鍋事不大，但情感親疏，關係遠近，人緣咋樣，卻盡收眼底。

的時候，大抵是不會擔心自己的肥胖問題的，他因為「為食」而研發了東坡肉，又將打邊爐視為「善」，想來並未將身材肥瘦放在眼內。而作為現代人則不然。

冬天本就是容易「圓肉」的季節，仗着低溫，連續不斷地吃喝令人快樂，但也導致了體重的飆升，這一來我便樂極生悲，便應了網上的段子所說「出來吃，總是還要的」。便開始節制吃喝，每日早早起床，十分勤力地做家務，做運動，甚至學古人過午不食，酒也戒了不喝，以求把吃上去的體重降下來。然而上山容易下山難，當初大吃大喝時快樂增加的每一點重，都成了如今艱難減負的苦。天氣尚未回暖，疫情導致的低溫回暖了，多地宣布解封，核酸檢測政策放鬆，對各種「碼」的要求亦沒有那麼嚴格了，於是覺得前些日增加的體重一點也不重要了。按照中國人的習俗，遇到好事便要以吃喝慶祝，吃喝又變得順理成章了。

如果你正好有空，來惠州吧，在羅浮山下打邊爐，拿壺酒來，穿越千年，與東坡先生乾上一杯。



看《天下第一樓》

經典果然經典，並非虛傳，而是經得起歲月的「千錘百鍊」。無論是一個品牌，還是一齣戲。日前看香港話劇團正在上演的何冀平作品《天下第一樓》，感覺豈止是經典，簡直是驚艷！

自1988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北京人藝）首演以來，至今已演出超過600場，這齣被譽為「當代現實主義經典」話劇不但打破了北京人藝劇目演出場次最多的紀錄，更與老舍的《茶館》、曹禺《雷雨》等齊名，並列北京人藝經典劇作。

雖然是慕名而來，但此番卻是由香港話劇團以廣東話演出，如何在保留原著「京味」以及劇本完全不改動的基礎上滿足今日香港粵語觀眾的口味，是對話劇團導演、演員等「再創作」的考驗。從筆者觀看第二場的觀眾反應和個人感覺，演出是成功的。

劇情很簡單，講的是京城百年烤鴨店「福聚德」的一段「風雲故

事」。老店久待修，慘淡經營，老掌櫃兼東主（周志輝飾）因病退居幕後，本擬將店務交給兩個兒子（劉守正、歐陽駿飾）打理，但兩位少東一個好戲，一個尚武，不務正業。老掌櫃不得不聘請外人盧孟實（謝君豪飾）來打理。

精明能幹的盧孟實臨危受命，卻處變不驚，幾年內將「福聚德」扭虧為盈，搞得有聲有色。難免樹大



翠台客聚 伍宗呆

人有一種很奇怪的心理，總是羨慕別人擁有的而自己缺少的東西。譬如在冬天，北方人會羨慕南方的溫暖，南方人則羨慕北方會下雪，可以貓冬烤火。

今年冬天與往年無異